

铜鼓冲纪事

TONGGUCHONG JISHI TONGGUCHONG JISHI TONGGUCHONG JISHI TONGGUCHONG JISHI

春来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铜鼓冲死争

刘春来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铜 鼓 冲 纪 事

刘春来 著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沅陵县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154,000 印数:1-2,000

平装: $\frac{\text{ISBN}7-5404-1771-4}{1\cdot1416}$ 定价:10.20 元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湖南省沅陵县荷花东街 3 号 邮编:419600)

序

经济体制改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冲击与变化，连铜鼓冲如此闭塞的山村也不可避免要接受带有急剧变动形式的波及。千百年来石板路，为沙石公路所代替；千百年来石板路上行走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为手扶拖拉机所代替。过去堂屋变成了客厅，客厅内有了彩电。这个变化，非同小可。一反过去，市场经济冲上来，从幕后走向前台，以其与生俱来的自发性及其价值取向，堂堂正正去挤占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中突出位置。说不定再过几年，沙石路将由柏油路取代，手扶拖拉机也将由卡车、列车所取代，电脑迢迢进入家庭。以铜鼓冲系列小说为创作重头戏而起家且葆其特有风趣的刘春来，不能不密切关注其变化，尾随其步履，及时予以呈现，便有了这《铜鼓冲纪事》的跟踪。

作者在价值、供求、竞争这三条规律的相互作用中重点

写竞争，从而体现着新的价值观与新的供求关系的鹊起。这竞争的方式是如此原始，但确是铜鼓冲进入九十年代才出现的大变化的起步。明争暗斗在曾经是息息相关、生命与共的两家人的下一代之间进行。昔日的生死情谊在脱贫致富的较量、对峙中，已经难以传承下去；而只能受支配于优胜劣汰，受支配于愚昧无知。人们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抉择，人际关系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与危机。旧式的仁义道德摇摇欲坠。汉八、光复、红卫，依次意味着祖、父、孙三代人价值观念的变迁。

铜鼓冲已开步走。虽然开步晚些，走得慢些，这有历史与地域等多种客观上的原因，伴之以人们主观上的原因。倒是作者一块极为可贵的文学创作基地。然一旦进入作品，则不仅在于要艺术地跟踪再现，还在于艺术再现中流动着怎样的审美风情与推动作用，去作用人们的观念。鉴于生活与艺术的延续不重复，二者都在延伸中曲折前行，它要求作者不但随时而进，走在前端；而且，理应站得高些，想得深些，写得浪漫些。这浪漫，有着浓重的理想些的意味。现实主义并非就事论事，不宜与实际生活站在同一或略高一点的水平线上进行再现。不妨拉开一些距离。在这里，立足的高度与思考的深度，伴着理想些的要求，是相互助长的。读刘春来的这部长篇，觉得还可以有更充实的历史内

涵与更多的艺术开拓。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得单薄了些。读者的希望是他今后的作品能够超过他的成功之作《石板路进水竹林》，而不重复自己。

生活是探路，艺术也是探路。路漫漫其修远在于不竭地上下求索。

艾 若

1996年7月6日

楔 子

生活在前进，有谁又会怀疑这简单而又明了的事实？时值今日，人们已经在茫茫的太空建立起航天站了，到处都在谈论高速公路和立交桥，故乡铜鼓冲虽然还只是在刚刚传递这些消息和名词，但进步也是很明显的：那一条由长条石板一块迭一块铺排起来的麻石山道，终于是寿终正寝了。

一条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砂石公路，如一条黄色的土龙，通过架设在杜溪河上的水泥桥，蜿蜒着伸进铜鼓冲，已经很有些时日了。和砂石公路一道出现于铜鼓冲的，自然还有迪斯科、牛仔裤、黄色的和不黄色的录像带……

我作为铜鼓冲的后人，却总还是经常回味那石板山道、回味那漫漫山道上光滑有如明镜的青石板。怎么能不回味那石板山道、不回味那山道上那光滑有如明镜的青石板呢？那光滑有如明镜的青石板呵，是我的先辈人洗磨出来的。

他们用什么洗磨？用脚上的笋壳叶草鞋蘸了热辣辣的汗水来洗磨！穿了笋壳叶草鞋的脚板上，硬茧和青石板一样结实。这样，每一条石板山道的中央，就都会有毫无例外的一条凹槽，那凹槽是鸡公车碾压出来的。有谁见过鸡公车吗？有谁知道鸡公车在凸凹不平、弯弯绕绕的山道上是怎样行驶的吗？上山的路上，做父亲的用他隆起两个偌大肉瘤的肩膊挽起沉重的车轭，那车轭一直深深地扣进肉里。起步了，做父亲的弯起脊梁，颤颤巍巍地迈开八字步，脑袋低沉着，低沉到自己的肚脐上。做儿子的呢，则用一根棕绳在前面奋力地拉，棕绳同样深深地扣进了肉里，幼稚困顿的脸，差一点就贴着前面的石板路了。吱呀吱呀，负着重物的鸡公车碾过山道，碾过每一块石板，在石板山道上刻下一路痕迹。这痕迹一天又一天加深，天长地久，一代儿子变成了父亲，又一代儿子变成了父亲，石板山道上便出现了凹槽。

山林是寂静的。我想象在石板山道上劳作，除了偶而可以听到几声鸟啼，偶而听见一声泉响，负重的山民听得最多听得最清楚的，应该是汗珠摔落在石板上的那一声滴哒。

真正的一滴热汗摔八瓣呵……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山民们的汗水，汇成了贯穿铜鼓冲的杜溪河。

当然这是过去。

现在呢？现在，铜鼓冲的石板山道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条匆匆忙忙铺修起来的、但毕竟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砂石公路，迫不及待、理直气壮地替代了它。公路上经常

尘土飞扬，特别是春夏两季，使人感到美中不足。在因为尘土飞扬而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公路上，走得最多的是山民们自己开的手扶拖拉机。这些年青的机手呀，用城里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有一点……有一点点什么呢……这样说吧，有一点滑稽：他们不屑于打领带，把城里人看得最要紧的领带轻蔑地称之为“吊颈索”，但又喜欢穿“上海西装”。他们穿的“上海西装”一般来说都是松松垮垮，明眼人一看就要叹气：唉，上当了，这分明是山外小镇上某个聪明裁缝做的嘛，做完了再订上一个“中国上海”的布片片。原来，山民们买西装，主要是买衣领上“中国上海”那几个烫金的字。

——呵，时代，沧海变桑田的时代，故乡的田野里和山岭上，有的是足可以进入小说的人物和故事，于是，我便想拼尽全力，唱一支关于故乡的歌，深情的歌。我自己很清楚，限于功力，这支歌除了深沉忠挚的感情外，也许什么都没有……

第一章

1

故乡的记忆是最深切的。

故乡的记忆是最细致的。

关于故乡铜鼓冲，关于铜鼓冲那摇曳着绿色的水竹林，关于水竹林里那安详的嚼食着竹叶的黄牛与水牛，以及看牛的伢崽们的种种顽皮，在这里就一笔省略了。说一说流淌在故乡的杜溪河罢——不，杜溪河也不是一时半刻所叙述得清楚的！杜溪河，铜鼓冲人的母亲河呵，它的故事也太多太多！干脆，说一说雄踞于砂石公路边上、像哨兵一样挺拔在冲口的老枫树罢，这一株老枫树，我一直以为是铜鼓冲

的象征，铜鼓冲的标志。

那是一株怎样的老枫树呵！即使铜鼓冲里最威武的男子汉站到树脚下，也立时会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微不足道，从而被冥冥之中的所谓命运而慑服。它根深叶茂，杆壮如塔，铺下来的树荫，正好罩住了光复劳模的两层楼房。老枫树全县有名，宣统年间它被天雷劈断过一支树桠，立即被当做重大事件，庄重严肃地被记进了本县县志里。

仅此一节，就可以说明老枫树是多么的德高望重了。——志书乃不朽的勾当，难道无论什么平庸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县志么？

所以，光复劳模的父亲，今年快七十岁了的汉八老汉说：只有我们的老枫树！

老枫树何人所植？植于何年？无人知晓，连县志上也没有记载。汉八老汉说，他穿着开裆裤做细伢崽的时候，曾和同辈人在老枫树下牵过羊羊，捉过强盗；可是他听他的父亲说，他父亲穿开裆裤做细伢崽的时候，也在老枫树下牵过羊羊，捉过强盗，做过每个人都在孩童时代做过的种种游戏。老枫树下，曾经走过去多少支迎亲的队伍，又走过去多少支送葬的队伍？没有人说得清。

现在，老枫树老了，老态龙钟，树干上的树疤一个接着一个，但仍然是那么挺拔，用铜鼓冲人的土话说，仍然是那么劲鼓！现在是初秋时节了，老枫树满身的红叶遮住了半边天空，远远看去，还只当是天边上燃起了晚霞呢，那么热

烈，那么耀眼，红得——红得让人无端地心疼！

汉八老汉在这株老枫树下过了一辈子，老枫树看着他成亲，看着他得子的。

2

时间呢，是刚刚解放那一年。

铜鼓冲人都记得，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多。

雨水多，西洞庭湖又发大水了。一连倒渍了好几个垅子。这其实本不关铜鼓冲什么鸟事，铜鼓冲相距西洞庭两百多里，况且山里人对湖乡人从来没有什么好感，只有吃了官司的人，才抛弃祖坟到洞庭湖去作湖田。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解放了，天下穷人是一家了，政府从山区招集民兵去支援湖区的农民兄弟。铛铛的铜锣声不时响起，在铜鼓冲响了整整一个冬天。先是出粮食，后来是出人。有消息说，湖区的地主富农纠集起洞庭湖的土匪乘机起哄，芦苇深处不时有枪弹射出来，湖区的土改工作队被赶尽杀绝了。铜鼓冲的土改工作队队长叫张老大，他极力辟谣，说没有这回事，哪个会去杀土改工作队？可是他一边辟谣一边又动员铜鼓冲的男人们去“平叛”。

“总的说来，是谣言，土地改革谁不拥护？但湖乡还是要支援的，平定叛乱，翻了身的贫雇农能够袖手旁观？”张老大是一个粗人，在这件事情上始终不能自圆其说。

铜鼓冲人笑嘻嘻地问：既然是谣言，又平个什么叛？

后来，传说就被证实了。忽然有一日，铜鼓冲人站在碧云峰，可以看见西洞庭湖方向隐隐约约一片火光。马上又传来消息：西洞庭湖八百里芦荡被剿匪的人点燃了，那大火烧了九天九夜才熄灭。

再后来，到处出现了逃荒的湖乡人。遭了难的湖乡人拖儿带女，一群又一群没头苍蝇似的往山区涌；往没有土匪的地方涌；往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涌。那些面黄肌瘦的湖乡人，不分男女，头上都缠一块散开来足足一丈长的白袱子，走到哪里，便吃到哪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女人们比男人们容易找到食物，填饱肚皮。她们一有机会便离开逃荒的队伍。

来年春天，叛乱平息了，政府组织湖乡人重建家园时，湖乡的男人们都是恨恨的回去的，因为他们的队伍里，已经很少看见女人了，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还是深冬时候，有几个逃荒的湖乡女人进了铜鼓冲。他们到铜鼓冲时，铜鼓冲的土改已经完成，秩序是出奇的安定。女人们惊奇地发现：逼近年关了，这里家家户户竟然都还储有满满一窑红薯！不简单，饿急了的湖乡女人们认为这很不简单。也算是见财起心吧，女人们叽叽喳喳一商量，就决定赖在这里不动窝了。于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一来二去，她们当中大多数都成了铜鼓冲老少光棍们的妻室。这其中，有的是洞房花烛明媒正娶的；有的则是造成了既成事实再放一挂鞭炮先斩后奏的；还有的则不声不响生了崽，

待到人们发现某家菜园的篱笆上晒出了尿片时，才知道天地间又多了一对夫妻。

汉八能够成家立业，也多亏了西洞庭湖的那一次大水。

3

汉八住在老枫树下面，他的独家瓦屋黑咕隆冬，好宽敞好开阔。独家瓦屋的鸡公埫下，借给游方来的老铁匠搭了一个洪炉。老铁匠那个学了三年手艺还不会打方钉的徒弟彭小五，成了汉八谈得来的朋友。小时候，冬天他们滚在看牛坪里一起骂冲天娘，夏天浮在杜溪河里露出肚皮比赛屙尿，看哪个的尿冲得高些。

“桐子树，开白花，上边屋场媳妇打家爷。为得么子事，为得搨火叉……”他们快活溜了，唱他们祖辈留传下来的山歌野调，渐渐就唱得各自的喉咙上突出了喉结。

当时的汉八，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充分地表现出需要一个女人做堂客的愿望来，有时看见一只牛婆，也要痴想好一阵。可是因为穷，爹娘又死得早，没有人为他着急。专事做媒的黄婆婆，只有在老枫树下路过时口渴了，才登门要一碗冷茶喝，好像全不知道他已经牛高马大应该属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了。彭小五是一个热心人，他决心要为他的好朋友汉八操一回心。那一段时间，只要看见汉八从铁匠铺过身，彭小五便向老铁匠撒谎，说是要

屙尿了。他在老铁匠的细碎骂声中丢下大锤，再在门口解开裤子做出屙尿的架势，其实是要喊住汉八：

“汉八汉八，你只讲要哪一个？你只开口！娘的，好机会呀，昨日从安泰垅又来了几个红花女，那胸脯，那屁股……啧啧！如今就住在河滩上的竹寮里，给那些放竹排的杂种们洗衣服……弟兄呀，你莫看她们蓬头垢面，脸上没得一点血色，那是饿的！喂得一个月红薯，保险比我屋里月娥还要出脱得标致些——娘的，我是搞急性了，不该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搞急性了。若还等一等，选……选一个比天仙还要乖些的！你们都说月娥乖，其实你们不晓得，脱了她的衣服，胸口搓衣板一样……”

说着说着，彭小五就离题了，讲出来的话不堪入耳，句句都直奔女人的肚脐以下。

汉八一天从铁匠铺过几次身，彭小五便一天向老铁匠请几次假，他极力怂恿汉八也去“捡一个烂便宜”。

他自己则后悔不已。

月娥是哪个？月娥是最先逃荒进铜鼓冲的湖乡女子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彭小五平时就比别人多一个心眼，这一次碰上这等好事，更是调动了身上所有的聪明。山盟海誓加上残汤剩饭，终于第一个捷足先登。他首先把红花女月娥改造成了一个妇人，生米煮成熟饭后，觉得这饭的味道确实不错，就干脆使月娥做了他的堂客。一冲人都说这家伙得了冤枉，走了桃花运了，可他自己呢，半娶半骗，将一个刚刚十八岁且模样又长得极周正的姑娘弄到手，却还得了

便宜喊肚疼，还怪自己搞急性了，以致失去了尽情选择的机会。人心不足蛇吞象，彭小五第一次打堂客，被闻讯闯进来的张老大一顿好骂：

“好的，总的来说，好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恨得直咬牙，他拍着腰间的手枪说：“天下穷人是一家，你懂不懂？男女现在要平等，你懂不懂？你不懂，老子枪毙你！”

彭小五当时是“懂了”，但是后来又“不懂了”。

对彭小五始而乱、继而嫌的做法，汉八很反感。所以，每次彭小五劝他也去“捡一个烂便宜”时，他总是笑而不答。这个彭小五呀，大约是为了弥补“搞性急了”的损失吧，他至今还在逃荒的女人中间窜进窜出。讨到了什么便宜没有？难说，但冲里很有几个光棍们的好事，是多亏了这家伙出谋划策成全了的。成全了好事的光棍们，总要拿出血本，多多少少送彭小五一笔礼金。彭小五学打铁，仅仅学会了打堂客。他拿不到工钱，老铁匠还说他吃空饭。

“选哟，选好了告诉我，我不要你的礼金！”彭小五提着裤子，对着汉八走远了的身影，还要再嘱咐一声。

老铁匠先是骂“懒牛懒马屎尿多”，后来咚锵一声丢下钳子，骂起“娘卖匹”来了。彭小五这才慌慌张张扣起裤子，走进来，垂头丧气的操起那背时的重锤。

然而事情又无可预料。全没有看见汉八有何响动，没有多久，他却又挨家挨户来请乡邻们喝喜酒了。

4

高桌子长板凳，就摆在老枫树下。

因为仓促，喜酒喝得很简单，不过是山里人自己酿造的红薯酒，炒了那么几碟淡干鱼，薰泥鳅，再就是山上采来的野木耳，隔年晒出的干笋丝了。高桌子长板凳请了左邻右舍三舅六姨吆吆喝喝地喊上一回，不过是为了表示一下人生大事应有的隆重，求大家为新人做个佐证的意思。真是宾客盈门，树下生辉。那一天，土改工作队的张老大也来了，他多喝了一杯酒，老是从长板凳上溜下来。后来，他觉得应该发表演说，于是便站到长板凳上：

“很好，总的说来，很好。贫雇农娶堂客，不是解放了，能够想象吗？不能想象，这是不能想象的！”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不解放，贫雇农难道就不娶堂客了？但张老大却并不认为自己说的不合逻辑，他指着做了新贵郎的汉八说：

“你，汉八，要感谢政府，你打算如何感谢政府呢？”

汉八没有做声，只是傻笑。那一阵，县里要抽调一批人进行集训，为日后的农村工作培养骨干。山里人把受训理解成是当兵，他们遵循着“好男不当兵”的古训，没有人愿意去。张老大为此伤透了脑筋，一刹那间，张老大认定这受训人应该是汉八。